

诗路歌歌

梁家河纪事

宋长城

五月的繁花,争先怒放
广袤的三秦大地,万里飘香
延安精神,承载着苦难辉煌
铸成战天斗地的不朽魂魄
氤氲了延川县梁家河的千丘万壑

梁家河曾经,贫穷落后是固化的名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变的生活
贫瘠的土地生产不出可以果腹的粮食
勤劳的双手缝制不出可以蔽体的衣服
村民每天在物质的刀刃上行走
不见,清晨袅袅升起的炊烟
不见,黑夜一星半点的灯光

梁家河的人们
坚强地昂起头颅提起脊梁
矢志使命运筹在自己手里
他们,把延安精神贯穿于行动
迎寒顶暑躬耕劳作拓荒播种
终使寸草不生的荒山变成梯田良亩
他们,把创新精神落到实处
建沼气办书店种菜园打水井
村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观
他们,把发展的思路拓宽延展
大力发展枣、果、畜和旅游产业
小山村很快步入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梁家河,从此以后
告别了一贫如洗民不聊生
忍饥挨饿缺衣少穿彻底成了历史
放眼望去,是房前屋后的草木葱茏
万物葳蕤
是架起的电缆修缮的水利新建的水泥路
是牛羊成群庄稼茁壮百业振兴
富裕起来的村民安居乐业
纷至沓来的游人循着过往的足迹
体味着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梁家河,一路走来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
演绎了农村从穷到富的历史巨变
诠释了延安精神跨越时空的伟大传承
如今,梁家河
正立于新时代的潮头,续写着
中国农村青山绿水
全面脱贫的鸿篇巨著

三味者读经味如稻
梁读史味如看蟹读法
子百家味如醃豉

三味书屋抱柱联(书法) 孔维站

百姓记事

难忘那年中考时

梁永刚

不迟疑地迈进那家饭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先问问价钱再说,如果太贵立马走人。出乎我的意料,饭店老板说肉丝面一碗两块钱!我赶紧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在焦急的等待中,老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进门了,我赶紧起身紧走几步上前去接老板手中的那碗面,虽然老板小声提醒了一句“小心点,别烫着”,可我心里只顾着激动,满不在乎地伸手接了过来。

盛面的碗是那种大碗,我双手接住后稍微歪了一下,顿时滚烫的汤水从碗中溢了出来,我只觉得有一种钻心的像触电一般的疼痛从手上传遍全身。老板转身走了,火辣辣的刺痛仍在持续地蔓延,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坚持住,不能丢手。就这样,我忍着剧烈的疼痛将那碗肉丝面安全地端到了桌子上,此时右手被烫伤的地方一片通红。有着强烈自尊心的我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不让周围的食客看出端倪,于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外面洗了洗手,冰凉的水多多少少让我减轻了一点疼痛。等我重新

坐到桌子前,用筷子从大海碗中抄起一坨面条仔细端详时,我彻底失望了,只是在面条中夹杂了几根细小的肉丝。不过,可能是里面有肉的缘故,肉丝面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加之这碗肉丝面让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饥肠辘辘的我风卷残云很快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本以为烫伤的地方只是一片通红,谁知经过一个中午后,手掌心上竟然起了一个大水泡,明晃晃的,看着吓人。烫伤的偏偏是握笔的右手,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几门考试该如何应对,更不敢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人,不仅是因为父亲母亲知道后少不了一番责骂,更主要的是从此会落下笑柄,颜面扫地。好在当天下午进行的是英语和物理的考试,以选择题居多,基本是写不了几个字,倒也影响不大。

休息了一夜,加之上面涂抹了牙膏,第二天右手上的水泡明显减小了许多,也不那么疼了。我心事重重地坐在车上,不想说一句话,一次次将钢笔握在手中尝试着写字时的最佳姿势。



春江水(国画) 杨建生

新书架

《高效人士的问题解决术》

姜涛

面对突如其来工作难题,大家会手足无措,甚至想要逃避,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这不是不职场人士相同的烦恼。对职场人士来说,“如何高效解决工作难题”是日常工作中任何时刻都少不了的重要技能。《高效人士的问题解决术》中认为只要培养“整理”“分解”“比较”的能力,就能高效解决职场上遇到的问题。整理就是“正确掌握每一件事”;分解就是“把大事实划分成小事实”;比较是“把大小一样的信息放在一起比较”。

工作方法并不是天赋,是每个

人都可以学习并掌握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扩大视角,找出症结,清楚表达,成功解决问题,发挥影响力,成为职场精英!作者森秀明是日本资深顾问,曾服务于波士顿顾问集团等知名咨询企业,揭秘了咨询顾问面对工作难题时的思考方法,让数百万职场人士从中受益。作者通过解释如何运用这三种能力,帮助我们把握原本散乱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整理、分组之后,重新排列再行比较,得出新的策略、计划、行动,让我们轻松解决任何问题!

人与自然

怀想一只鸟

刘传俊

天。一邻居说到八月桂中部葱葱郁郁的枝叶间有团黑乎乎的东西,上面还落有枯萎的杨树叶,认定是一个大马蜂窝。提起马蜂,我恨得咬牙切齿。曾记得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放学刚走进院子,无缘无故地被一只大马蜂蛰住了脖子,疼得我直哭,还是妈妈哄劝住了我的哭声。君子“报仇”,五十年也不晚。这是“报复”的绝佳时机。我找来农药、药桶,打足气,举起药桶下方带烟袋锅形状喷嘴的长杆,对准那团黑东西一阵又一阵猛喷。

翌日上午,当我用水棍将那团黑东西捣腾下来后,结果竟让我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不禁扼腕叹息。这哪里是马蜂窝呀,分明是一个构造得十分美丽的鸟巢!鸟巢是用细软草茎一圈圈密密匝匝有序编就的,好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数十首诗吟咏的那条河流——淇河,其中有一个叫许沟村的河段放养的鸭子所产的缠丝蛋里的缠

丝,十分精美。鸟巢中还有一只叫不上来名字的鸟儿。那鸟儿羽毛丰满,天赐的漂亮颜色,任凭我怎么搜肠刮肚也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描绘。它端坐着,垂着翅膀,弯着脖子,像在高歌……一连几天,我的心情都很不好,不止一次为鸟养的動作心痛、懊悔。我想,能够弥补遗憾的最好方式,就是此后不再对鸟造成伤害。后来,隔三岔五,我都要把鸟爱吃的粮食撒在院子里,看着它们或左顾右盼,或争相啄食,或蹦蹦跳跳的姿态,聆听它们呼朋引伴、叽叽喳喳无法破解的语言。

每天清晨,当鸟醒来的时候,院墙内外外的树木就醒了,整个村庄就醒了。是鸟,唤醒了东方的晨曦。鸟飞翔的翅膀和动听的叫声,是与生态文明脚步相伴相随的。赋性灵敏的鸟,年年岁岁,日复一日,歌唱千里沃野,歌唱起伏的山川和奔腾的河流,歌唱绿色的希望和丰收的景象,生命不息,

连

这当儿,又一场灾难降临。1994年8月,大哥宋书魁死了——他不是死于矿难,而是死于肝癌。宋书魁的死对爹的打击很大,他连去矿上看儿子的勇气都没有。宋书恩与大嫂处理好大哥的后事,临离开煤矿,他对大嫂说:“大嫂,我大哥没福气,你别光生气,以后的日子还得过,不管到啥时候,我都认你是我大嫂,有啥困难给我说。”

大嫂没有流泪,也没有多说。从大哥得病到死,几个月了,她的眼泪已经流干,没用的话也不想说,也不用说。

大嫂领着两个孩子住在矿上。她不想马上回老家。她感到,丈夫的灵魂还在矿上,在注视着她和孩子们。她留下来,还能陪陪他,不至于让他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那么孤独。在矿区,在住处,在煤城的大街小巷,她都能感到丈夫的存在。每当看到成群结队的矿工下班,她都会感觉人群里有自己的丈夫。

宋书仲变得更加沉默不语,他对大哥的死好像无动于衷。在火葬场,孤儿寡母的哭声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动容落泪,他的脸上却一副木然,眼睛干巴巴的。

大嫂把一对儿女送到爹身边之后改嫁他乡,爹又为两个



孩子操劳,闲散的生活开始紧张起来。

这对于宋书恩来说,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痛,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他想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但爹不同意,爹说你那么忙顾不上管,还是放在自己身边放心。

宋书恩的婚事一直是他的心病,爹多次说给他从南方买个媳妇,可宋书恩死活不干,说人又不是牲口,买回来也不会好好跟他过。

这一年,四弟宋书晖高中毕业,却

出乎意外地没考上大学。复读本来是没有异议的,可最后书晖却铁了心不干,而且不辞而别,外出打工了。

这个家,还有太多的遗憾让宋书恩难以释怀。他自己的进步和身份改变,与家里的苦难相比,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

31

爷爷去世的消息传来,宋书恩心里一震。

宋书恩在爷爷的葬礼前两天到了家。跟春节回家一样,他仍然借了厂里的车,带着老婆孩子。

春暖花开的季节,到处是草长莺飞,田野里人们在耕作,麦苗已经到了泛浪的时候,一片汪洋。

宋书恩驾车穿过弥漫着泡桐花香的村街。街上几乎没有有人。如今的农村,过了春节年轻人就外出打工,村里就少了人气。他们先到家,门开着,爹却不在家,他先让老婆孩子在等着,自己赶到爷爷奶奶的院子。爹在那里,大爷们与本族的长辈也都在。他们并没有像宋书恩想象的一样陷在悲痛之中,而是若无其事地在商议葬礼事宜,需要买什么东西,摆多少酒席,人员分工,等等事项,都要做详细的铺排。

载

“闺女,听你的,大婶听你的,我,我不死了!”

二小又听见娘说话了!二小一天都没有听见娘说话。二小习惯了娘说话的声音。娘不说话,令他恐惧!

娘的话语调坚强。

二小忍不住走进东间。

“大婶!好明理的大婶啊!”魏翘拉住娘的手。

“大婶!”丹红拉住娘的另一只手。

“我要和鬼子拼命,为咱们女人争光!”娘刚毅的脸上泪水纵横。

“大婶!”

“大婶!”

两个女孩儿喊着,都哭了起来。

“娘!”二小一声高喊,跪在了娘的面前。

火光

今天是八位烈士牺牲的第三天。按照古老的丧葬习俗,要去坟上对故去的亡人再次祭奠,叫夜三。魏兰英一早就蒸了馒头。白面少,又要蒸白馒头,她想了个办法。馍蒸好了。魏兰英把馍掀出来,二小禁不住一声惊叹:“啊,白馍!”

当娘和丹红把白馍一个一个放在筐子里的时候,二小忽然发现,白馍变黑了。二小大声说:“娘,这白馍

虽然钢笔磨着水泡让手掌上一阵阵疼痛,但我始终咬紧牙关硬撑着。在进行最后一场几何的考试时,由于画图时圆规和三角板的反复摩擦,那个水泡终于在坚持了将近两天后又义无反顾地磨破了。情急之下,我胡乱撕了一张演草纸按在上面,厚厚的演草纸也被浸湿了。我记不清最后是怎样强忍着把最后一道题做完了,只记得当我把试卷交到监考老师手里时,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

那年中考考试成绩公布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圆了我多年的一个梦。正所谓“贼不打三年自招”,在我上师范二年级的那年暑假,在和父亲母亲的闲谈中我无意中说了嘴,虽然事隔两年,他们仍是对宝贝儿子曾经做过的傻事心疼不已,并一个劲地埋怨我当初不该瞎说。我故作轻松地一笑说:“你们不是经常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谁让我那么馋嘴呢,以后肯定长记性。”

母亲扭过脸用袖子抹眼泪的那一幕情景,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回望故乡

乡村慢

曹春雷

那时的钟表,似乎总是不那么准时,大都是慢一些的。村里人家,多是挂钟,隔段时间要上弦,但人总是会忘,直到快要停了,这才恍然想起,踩着椅子,随意拧上几圈。挂钟表面的图案,大多是海上飞着两只海鸥,或者是凭空绽开的一朵红牡丹。垂着的钟摆上,时光老人坐在上面,晃来晃去打秋千。到了整点,咣当报时。

虽有钟表,但村里人还是习惯晚上看月亮,白天看日头,清晨听鸡鸣,大体判断时间。一个孩子赖床,母亲进来,就会絮叨:都日上三竿啦,还在被窝里。她大概不会看墙上的表,向孩子报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来。孩子翻个身,好吧,起床,再不起床,窗外石榴树上的麻雀就会叽叽喳喳个没完:懒,懒!

街上,两个妇人对面遇到,大清早拉闲呱。直到东边的太阳伶俐伶俐地,从山下跃到山顶之上,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直到某一家的汉子在院子里大声吆喝自家娃的名字——其实是喊娃他娘,其中一个妇人大概就会哎呀一声,“还没打水呢”,急急挑起身边的水桶,吱扭吱扭,风摆杨柳,往老井而去。

汉子们吃过饭,扛上锄头,晃悠悠悠悠出了院门。家里那只大黄狗,摇着尾巴冲在前面。到了河边,芦苇青青,汉子起了童心,伸手扯下一截,做成苇笛,呜呜吹。如有孩子听到了,便奔跑着过来,央求他另做一些苇笛。

到了地头,如果恰好有棵柳树,那么必定是要在树下坐一会儿的。你看啊,柳叶依依,是邀请你先休息一会儿呢。别的汉子也来锄地,那么也坐下,递一颗自己卷的旱烟,抽几口,说说庄稼的长势,预计一下今年的收成。有闲的,也会在地面上画方格,来几盘五子棋。至于锄地么,急什么呢,就让地里的草多活上一会儿吧。

孩子们在池塘边,挖蚯蚓,偷了家里母亲的针,烧红了,拗弯了,做成鱼钩。扯了柳条做成草帽,戴着,坐下来,钓鱼。往往一根也钓不上来。若看到蚂蚁拉虫子,孩子们就会头碰头,蹲在那里看,看蚂蚁浩浩荡荡的队伍,是如何将大青虫拖进洞里的。等到再站起来时,都龇牙咧嘴——腿麻了。

那时候,有人家要盖房子,起码要个把月。不用找建筑队,亲戚和村人们纷纷来帮忙。帮钱的,帮工的,还有帮物的,“还缺一些石头。”我家屋头有,你用就是。”大伙齐下手,筛沙的,砌石的,搬砖的……热闹热闹。女主人坐在灶房里,大铁锅支上,咕嘟咕嘟炖鸡,山上拾来的蘑菇,扔一些进去,香味四散,猫守在门口,喵喵喵喵叫。

今天歪一点,明天歪一点。不急。村人们谁有空谁来帮忙。房子就这样慢慢起来了。

人们喝酒,大碗倒,大碗喝。从日落,一直喝到月亮也打盹。你一言,我一语。话稠得很。拍着胸脯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木心赞美“从前慢”,说“记得早先年分/大家诚恳/说一句是一句……”谁说的话落在地上,都能砸出一个坑来。

从前慢,慢的仅仅是时光吗?不,那时人的心也慢,不会在尘世里慌慌张张地奔跑,有足够的时间,贴近另一颗心,诉说,或倾听。

八座新坟,并排而立。

胡队长拿着一捆烧纸走在前头,小傅、小沈紧跟在后。小傅扛着一张方桌,小沈拿着一把铁锹。高峰山和民兵田唯唯、田窝囊、杨石头、马老三以及村民们也都来了,有的拿着烧纸,有的扛着祭品。

小傅把一张小方桌放在中间,二小娘和丹红把筐子里的馒头摆上桌子。供品摆好了,二小娘大喊一声:“大小,儿啊!娘,丹红,你兄弟二小,还有你胡叔叔,乡亲们,都来给你,给你们兄弟八个复三了!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好好享用吧!可别嫌娘送的供品薄啊!”娘说过,跪下去,众人哭着,也都跪了下去。

胡队长拿着烧纸,一个一个烧着。每到坟前,他都先跪下来,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然后把烧纸放在圈内烧着,嘴里喊着亡人的名字:“刘兴国兄弟,胡正强给你送钱了!”“马金牛兄弟,胡正强给你送钱了!”“李山林兄弟……”“赵河套兄弟……”“陈五更兄弟……”“田四兄弟……”

丹红跪在大小坟前,边烧纸边哭泣,燃过的纸屑像黑色的蝴蝶围着她上下翻飞。二小跪在丹红身边,也跟着哭。